

惊险长篇故事集 3

人猿泰山

猿 朋 豹 友

[美] 埃德加·赖斯·巴勒斯 / 著
李 尧 / 译
中 央 编 译 出 版 社

THE BEASTS OF TARZAN

人猿泰山

〔美〕埃德加·賴斯·巴勒斯 / 高
李 / 译

猿朋 豹友



中央编译出版社

《人猿泰山》长篇系列小说序

董乐山

美国作家埃德加·赖斯·巴勒斯 (Edgar Rice Burroughs, 1875—1950) 在美国文学史上的地位虽然不高, 但是他的《人猿泰山》长篇系列小说不仅在刚刚问世的时候风靡一时, 就是现在, 或者五十年、一百年之后, 也还会在读者中间, 特别是青少年读者中间得到广泛的流传。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 这一套系列小说, 不仅能经受时间的考验, 而且在英、美等西方国家, 已经成了青少年教育的一个组成部分, 就像安徒生、凡尔纳的作品一样。

《人猿泰山》所以能够这么紧紧地吸引住青少年读者, 是因为它在几个方面打动了他们的心弦: 对纯朴的人际关系的追求, 对大自然的向往, 对冒险的憧憬。因为它已不是一般意义的冒险故事, 而有其一定的哲理的内涵。当然, 由于作者的世界观的限制, 这种内涵还是相当肤浅的, 但是正是由于它的“浅”, 它才能为青少年读者所接受。我至今不能忘怀三十年代初次读到《人猿泰山》的译本时所感到的沉醉着迷的兴奋心情。

巴勒斯开始写作是在本世纪初的一十年代, 当时正是

资本主义工业化迅猛发展时期,由于产业革命为科技进步提供了英雄用武之地,在文学的领域里也开始有所反映,这就是科幻小说的问世。在初期的科幻小说中,许多作家的想象力都是在科学发展的可能性上驰骋。尽管他们当时的科学知识有限,但是令人惊讶的是,他们当时被认为荒诞不经的预言,如今一一已告实现,凡尔纳就是最杰出的一个例子。随着资本主义社会问题日益暴露和趋于严重,严肃的作家就开始利用科幻小说这一形式作为社会评论的手段。如果说初期科幻小说家对人类前途是持有乌托邦式的空想的乐观主义者,后来的科幻小说家由于当时社会的种种弊端和人性的堕落,对人类前途开始抱着悲观的态度,从赫·乔·威尔斯,到阿尔杜斯·赫肯黎,以至乔治·奥威尔,都是属于悲观派的。

巴勒斯除了写《人猿泰山》系列冒险小说外,也写《火星》等系列科幻小说,不论是《人猿泰山》还是《火星》等,他可以说是徘徊在上述乐观派与悲观派之间,很难说他是哪一派。不论是《人猿泰山》或是《火星》,你也很难说这是冒险小说,那是科幻小说。换言之,是冒险和科幻两种成分兼而有之的。所以如此,同巴勒斯的出身和成长环境是分不开的。

埃德加·赖斯·巴勒斯出生于芝加哥一个商人家庭。他的父亲家道小康,所以有财力让他的几个儿子进私立学校,接受上等教育,希望日后能继承他的事业。无奈他的这个儿子虽然生长在芝加哥这个美国数一数二的大城市里,从

小受到工商经营的熏陶,却对锱铢计较没有兴趣,一心向往于西部旷野的冒险。原来那个时候,芝加哥正处西部边陲,一方面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弊端和丑恶,另一方面又是大自然的纯朴的召唤,对于巴勒斯这个厌倦人世纠葛的青年来说,自然有极大的吸引力。因此,甚至在求学阶段的假期里,巴勒斯也有好几次离家到爱达荷州他哥哥的牧场去打工,投入大自然的怀抱。他从密歇根军校毕业后,就参军在第七骑兵团,到亚利桑那州去服役。甚至在他结婚之后,他仍不惜舍弃在芝加哥的安逸生活,抛下妻子儿女,继续到西部去冒险,在蛇河淘金,到爱达荷和犹他两州打杂工。不幸的是他在西部谋求财富和独立的愿望始终不能实现,不时碰壁而归,回到芝加哥来,为他父亲或其他亲友做事糊口。后来他终于在美国一家最大的零售公司西尔斯罗伯克谋得一职,生活才安定下来。

在实际生活中回到大自然中去是没有希望了,而人世间的尔诈我虞、勾心斗角又不能忍受,在这样矛盾的心境里,巴勒斯就开始在幻想中实现他的美梦。就在公司的信笺的背面,他开始把他的幻想在白纸上写成黑字,这就是1912年在《小说》杂志上刊载的《在火星月光的照耀下》,这是他《火星》系列小说的第一部,后来以《火星公主》为名出了单行本。而《人猿泰山》长篇系列小说则是1914年开始出版的。从此之后,这两种系列小说交替出版,还有其他科幻小说共达九十一部之多,其中《人猿泰山》系列就有二十四部,洋洋五百万言,可以说是多产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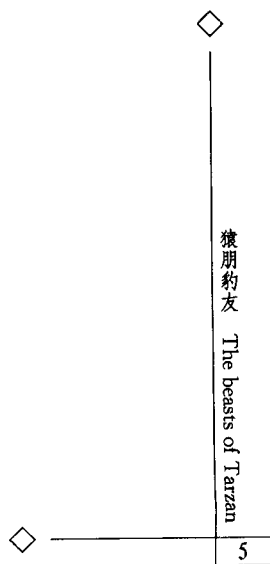
自从写作成功,生活有了保障之后,巴勒斯就定居到加利福尼亚州,其间还一度到夏威夷岛生活,这时他发现要逃避尘世的烦嚣,商业文化的窒息,密西西比河以西的大地并不是一个理想的去处,因为这里也迅速地受到资本主义的侵蚀了。因此他日益耽溺于幻想之中,一方面写泰山,以歌颂原始和自然,一方面写火星,以探求生存之途径。尽管从科幻小说的角度来说,《火星》系列比《人猿泰山》系列重要,文学评论家着笔也多,但是从流传的程度来说,后者却远远超过前者。特别是本世纪后期科幻小说大发展以后,巴勒斯的科幻小说几乎被汪洋大海所淹没,而《人猿泰山》以其独特的风格,在冒险小说中独树一帜,至今仍脍炙人口。它不仅连续再版,译成了包括盲文在内的三十二种文字,而且还一再拍成电影和电视,制成连环画和动画片,因此把它介绍给中国读者是有意义的。

在我国,虽然早在三十年代就有了《人猿泰山》的译本,但译文质量粗劣,而且早已绝版。今首次推出一至四部,我们稍加领略以后,就会发现它集写实、推理、冒险、科幻于一炉,是一百年前非洲丛林的风俗画,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世态画,也是一部浓缩了的人类进化史。

读了《人猿泰山》之后,我们就可以看出,巴勒斯一方面对人类社会的弊端感到深恶痛绝,另一方面又指出了非洲原始丛林对泰山人性发展的限制。这虽然证明他对人类文明的肯定,但又是从白人优越感和种族偏见甚至阶级偏见出发的,这不能不说是美中不足。

也许从比较文学的角度,我们尽可以把人猿泰山和孙悟空作一比较。同样是鞭笞人间的丑恶,但是由于时代的不同,前者着重人性的完美的追求,后者则借助于神怪的寓意。方式尽管不同,但是殊途同归,或者说出发点都是一样的:探索一个更加合理的人类秩序。如果这部系列小说能在读者中间引起一些思索,而不仅仅把它当作消遣排闲之作,那么泰山在西方所以能像孙悟空在中国一样脍炙人口也就不难理解了。

于不问春夏秋冬楼



目 录

《人猿泰山》长篇系列小说序

董乐山

- 1 茹可夫报仇 / 1
- 2 放逐孤岛 / 10
- 3 逐鹿丛林 / 19
- 4 播撒友谊的种籽 / 30
- 5 猿朋豹友 / 40
- 6 踏上新大陆 / 49
- 7 又落陷阱 / 59
- 8 死亡之舞 / 69
- 9 虎口脱险 / 79
- 10 泰山得救 / 89
- 11 发现线索 / 98
- 12 义士安德森 / 107
- 13 又遭毒手 / 117
- 14 独木舟争夺战 / 125

猿朋豹友
The beasts of Tarzan

目 录

- 15 大河奔流 / 134
16 长夜漫漫 / 144
17 狭路相逢 / 153
18 定时炸弹 / 161
19 “肯凯德号”沉没 / 173
20 又上丛林岛 / 177
21 团圆 / 187



茹可夫报仇

“这桩事笼罩着一层神秘的色彩，”迪阿诺特说，“据权威人士透露，警察局和总参谋部的特工人员对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都一无所知。他们跟我们大家一样，只知道尼古拉斯·茹可夫逃跑了。”

约翰·克莱顿——格雷斯托克勋爵，也就是从前的人猿泰山，坐在巴黎他的朋友保罗·迪阿诺特中尉的客厅里，若有所思地瞅着锃亮的靴子，一言不发。

尼古拉斯是根据人猿泰山的证词被判处无期徒刑，关在法国陆军监狱的。可是现在他竟跑了。这桩事勾起泰山许多往事的回忆。

他想起茹可夫为了害死他采取的种种手段，意识到现在他既已逃出法网，一定要策划新的阴谋加害于他。而且毫无疑问，新阴谋就其狠毒程度而言，将是以前的手段所无法比拟的。

泰山在阿兹瑞购置了一座很大的庄园。庄园座落在万齐瑞部落的领地。人猿泰山曾经是这块辽阔土地的王。最近，因为雨季来临，为了躲避那里的潮湿和可能发生的危险，他把妻子和出生不久的儿子送到伦敦。

他横渡英吉利海峡，来看望老朋友，可是俄国佬逃跑的消息给他这次出游罩上了阴影。虽然刚到，他就想马上返回伦敦。

：“我倒不是为自己担心，保罗，”他终于说，“过去，我曾冒着生命危险，多次挫败茹可夫的阴谋。可是现在情况不同了，我已经有了家室，不能不为他们着想。我不会错看这个人。他不敢直接把矛头对准我，一定会通过迫害我的妻子或者儿子达到打击我的目的。他非常清楚，再也没有比这一手更狠毒，更能置我于不幸与痛苦之中。因此，我必需马上返回伦敦，一直和他们呆在一起，直到茹可夫被捉拿归案，或者命归西天。”

就在泰山和迪阿诺特在巴黎谈论这件事情的时候，伦敦郊区一座小别墅里，有两个黑不溜秋、满脸凶相的家伙，也在密谋什么。

这两个人一个满脸胡须，另一个因为长时间闭门不出，面色苍白，黑色的胡茬很短，大概刚刮没几天。正在说话的就是他。

◇ “你得把胡子刮掉，阿列克赛，”他对同伴说，“现在这副模样，他一眼就能认出你。我们必须马上分手。但愿在‘肯凯德号’甲板上再见面的时候，能有那两位尊贵的客人作陪。对于我们安排的这次愉快的旅行，他们可是做梦也不曾想到。

“两个钟头之内，我就会带着这两个人中的一个，踏上通往多佛港的道路。如果你能按照我的指示谨慎从事，到明天夜里，你也该和另外那个人一起赶到多佛了。当然前提是，他能像我想象的那样尽快赶回伦敦。

“亲爱的阿列克赛，这件事和我们以前干过的那些好事儿一样，会让我们既得利又快活。感谢那些愚蠢的法国人，一直把我逃跑的消息隐瞒了这么多天，使我有足够的时间把这次小小的冒险的每一个细节都安排得如此周密，以至

于连一个可能影响我们全盘计划的漏洞也不会出现。现在,再见吧,祝你走运。”

三个小时之后,邮差走上保罗·迪阿诺特中尉那幢公寓前面的台阶。

“格雷斯托克勋爵的电报,”他对仆人说,“他在这儿住吗?”

仆人点了点头,签了字,把电报送给泰山。他正收拾行装,准备回伦敦。

泰山撕开那封电报,只瞥了一眼,脸色便变得苍白。

“你看看吧,保罗,”他边说边把电报递给迪阿诺特,“他们已经下手了。”

迪阿诺特接过电报,读道:

“杰克被人从花园里拐走。新仆人系同谋,速归。珍妮。”

一辆敞篷车把泰山从火车站接回到他在伦敦的府邸。泰山跳下汽车,大步流星跑上一溜台阶,在门口碰到哭干了眼泪、几乎要发疯的妻子。

珍妮·波特·克莱顿马上把她已经知道的关于儿子失踪的情况向丈夫说了一遍。

保姆一直在宅子前面的人行道上推着坐在婴儿车里的小杰克晒太阳。突然,一辆窗帘紧闭的出租汽车飞驰而来,在街角停下。保姆没注意这辆汽车,只记得车上没人下来,发动机也没有关闭,车停在路边,似乎等着和那家公馆要车钱。

就在这时,新来的男仆卡尔,从格雷斯托克的府邸里跑了出来,对保姆说女主人要和她说几句话,在她回来之前,小杰克由他来照看。

保姆说，她对这个家伙毫无戒备，可是走到大门口的时候，突然想起，应当告诉他不要把婴儿车转过来，以免阳光刺着孩子的眼睛。

她回转身正要把这话告诉他，惊讶地发现，男仆推着小车飞快地向街角跑去。这时，车门打开，露出一张面皮黝黑的脸。

保姆猛然意识到小杰克处于危险之中。她大声叫喊着，冲下台阶，向那辆出租汽车猛冲过去。卡尔正把孩子递给那个黑不溜秋的家伙。

她还没跑到汽车跟前，卡尔已经坐到他的同谋旁边，砰地一声关上车门。司机发动汽车，可是车子出了毛病，好像是挂不上档。他只好把车向后倒退了几英寸，保姆趁机冲到汽车旁边。

她跳到踏脚板上，想从那个陌生人手里抢回小杰克。汽车发动起来之后，保姆还趴在车窗上，一边叫喊，一边撕打。直到汽车开过格雷斯托克府邸，卡尔朝她脸上猛击一拳，才终于把她打倒在人行道上。

保姆的叫喊声吸引来附近几家公馆的仆人和主人，也吸引来格雷斯托克家的人们。格雷斯托克夫人亲眼看见保姆站在踏脚板上和劫持者勇敢搏斗的情形。她自己 also 向那辆飞驰而过的汽车冲了过去，可惜太迟了。

格雷斯托克夫人知道的情况就这么多。她做梦也没有想到，这件事的幕后操纵者竟是尼古拉斯·茹可夫。她满以为这个坏蛋还在法国监狱里关着呢！

泰山和妻子站在那儿正绞尽脑汁想营救儿子的办法，右面书房里的电话铃响了。泰山连忙去接。

“格雷斯托克勋爵吗？”电话那边一个男人的声音问道。

“是的。”

“您的儿子被人拐跑了，”那人继续说，“现在只有我一个人可以帮助您把他找回来。我对拐走他的那个人的阴谋一清二楚。事实上，我也参与了这个阴谋。他们答应给我一笔钱，可是现在又变卦了。为了彻底摆脱这几个坏蛋，我打算帮助您找回儿子。条件是不要因为这罪行里面有我一份儿而迫害我。您看怎么样？”

“只要你能把我领到藏我儿子的地方，”人猿泰山回答道，“我保证既往不咎。”

“好吧，”那人说，“不过您必须和我单独见面。我相信您一个人，已经够莽撞的了，不能再让别人知道我是谁。”

“我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和你见面？”

那人说了多佛港滨水区一家小酒店的名字和位置——那是水手们经常光顾的地方。

“今晚 10 点，”那人最后说，“来早了也没用。这期间，您的儿子平安无事。您一来，我就可以悄悄地把您领到藏他的地方。不过，您一定要单独来，而且无论如何，不能报告伦敦警察厅侦缉处。我认识您，会在暗中监视您的。

“如果发现有人陪着您，或者发现侦探之类的行迹可疑的人，我就不出来见您，您也就失去找到儿子的最后一个机会。”

那人说完这番话便挂上了电话。

泰山把电话内容告诉妻子。珍妮请求丈夫带她同去，但泰山生怕与妻子同行，那人就真的拒绝帮助他们，夫妻俩只好暂且分手——泰山匆匆忙忙去多佛，珍妮在家里焦急地等待丈夫此行的结果。

可是这一对夫妇做梦也没有想到，命中注定，他们要经

历多少磨难,要跨越多少时间与空间的阻隔,才能再次相见。不过,为什么非要预先想到这些呢?

人猿泰山离家 10 分钟以后,珍妮·克莱顿在书房里那块色彩柔和的小地毯上焦急地踱来踱去。丢了儿子,充满母爱的心隐隐作痛。她怀着希望和恐惧,痛苦至极。

尽管她一再安慰自己,泰山按照那个神秘的陌生人的要求独自前往不会出什么大事,可是直觉却让她怀疑,丈夫和儿子正面临极大的危险。

她越想越觉得这件事其中必有蹊跷。要么,打电话的人为了麻痹他们,争取时间,把小杰克隐藏起来,伺机拐带出英格兰;要么,他们设下圈套,引诱泰山自投罗网,落入仇人茹可夫之手。

这个念头一产生,她就害怕地睁大一双眼睛,不再踱步。她对此一下子深信不疑,连忙瞥了一眼书房拐角立着的那架嘀嗒直响的落地式大座钟。

想赶上泰山乘坐的那列开往多佛去的火车已经为时太晚了。不过,稍晚一些,还有一列开往这个英吉利海峡港口的火车。乘坐这趟火车可以在 10 点钟之前,赶到丈夫要去的那家小酒店。

她立刻叫来仆人和汽车司机,吩咐了他们几件事情。10 分钟以后,珍妮已经坐着汽车穿过车水马龙的大街向火车站飞驰而去。

当晚 9 点 45 分,泰山走进多佛港滨水区那家肮脏的小酒店。他在那间散发着难闻气味的屋子里刚走了几步,一个用衣领遮挡着半个面孔的家伙和他擦肩而过,向大街上走去。

“跟我来，勋爵。”陌生人轻声说。

人猿泰山回转身，跟那人走进一条灯光昏暗的小巷。从小巷出来，那家伙把他领到一片漆黑之中。这儿靠近码头，堆着许多麻包、箱子、桶，活像一座小山，投下一片黑影。他在“小山”下面停下脚步。

“孩子在哪儿？”泰山问。

“在那条轮船上，那点点灯光就是。”

泰山在一片昏暗中极力想看清楚陪他一块儿来的这个家伙那张脸。可是光线太暗，看不清楚。如果能够想到，这位“向导”不是别人，正是阿列克赛·鲍尔维奇，泰山一定会立刻意识到，危险正潜伏在脚下这条小路上。

“现在没人看管他，”俄国佬继续说，“抢他来的那几个人以为平安无事，不会有人察觉，都上岸去了。船上只有两个船员，我给他们送去好多杜松子酒，足够他们快快活活喝好几个小时了。因此，‘肯凯德号’现在实际上没人。我们可以把孩子抱回来，一点儿也不用担心。”

泰山点了点头。

“那么，走吧。”他说。

“向导”领他上了一条靠码头停泊的小船。两个人刚上去，阿列克赛·鲍尔维奇就手麻脚利地拿起桨向那条船飞快地划去。轮船的烟囱里冒着黑烟。泰山并未因此而生疑。他心里只有一个念头，赶快把儿子抱在怀里。

船舷上垂着一道绳梯，两个人顺着梯子悄悄地爬了上去。一上甲板，俄国佬便朝舱口指了一下，泰山跟着他急匆匆跑了过去。

“孩子就藏在那儿，”他说，“你最好下去把他抱上来，我在这儿给你放风。你是当爹的，小家伙不会因为你去抱他

而大哭大叫。换个人,恐怕就不一样了。

泰山救子心切,压根儿就没有注意“肯凯德号”上的种种奇怪现象:甲板上虽然空无一人,锅炉却烧得正旺,烟囱里喷吐着黑烟,说明轮船随时准备启航。

人猿泰山几步跨进船舱,刚下去,沉重的舱盖便咚地一声盖住了舱口。

泰山一下子明白中了圈套,不但没有把儿子救出来,连自己也落到仇人之手。他立刻返回去,拚命推舱盖,但是毫无用处。

他划着一根火柴,向四周张望,发现这是从整个船舱分隔出的一个小房间,舱口是惟一的通道。显然是为了关他而特意隔出来的“单人牢房”。

“牢房”里没有别的东西,也没有别人。如果儿子在“肯凯德号”上,也是被关在另外一个地方。

◇ 在过去的 20 年里,人猿泰山从一个不懂事的婴儿到一个大小伙子,从未接受过任何人的帮助。在那难以忘怀的岁月里,他在丛林里漫游,学会了像野兽一样对待痛苦与欢乐。

因此,他没有歇斯底里大发作,也没有诅咒命运不公平的安排,而是耐心等待下一步还会发生什么事情,并且着眼于如何才能“自己解放自己”。他十分仔细地察看这间“牢房”,试了试四周厚重的木板能经得起多大的力量,量了量头顶距离舱口有多高。

这时,他突然感觉到发动机开始转动,螺旋桨也旋转起来。

船开动了!它将把他带到哪里?等待他的又将是怎样的命运?